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三十四回 雲峰谷三雄求藥 純陽宮一道逞強

話說宋江等眾頭領，將引敗殘兵卒，行至中途，忽見一彪軍馬如飛而至。近前看時，卻是狼嗥山寨主吳角，引同三百嘍囉，扛抬著豬羊酒醴，要上兗州來犒軍。當下吳角拜見過宋江，說明來意，宋江便教且慢犒賞，一齊折回狼嗥山去。吳角領命，引了嘍囉先走，梁山泊人馬後隨，直到山寨。宋江計點人馬，十停中折損六七，糧草等物，失去不計其數。吳角就把豬羊酒醴，分撥與眾軍吃，又排下豐盛筵席，宴請梁山泊眾頭領。這時樊瑞箭創平復，引項充、李袞拜見宋江，又和眾頭領都見了，大家入席吃酒。只見聚義廳上，坐著宋江、公孫勝、林沖、花榮、魯智深、武松、朱仝、雷橫、史進、李逵、劉唐、呂方、郭盛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一十六員頭領。吳角師徒傍坐相陪，勸眾人撇開兗州之事，且自開懷吃酒。當晚廳上邊燈燭煒煌，廳下大吹大擂，直到二更方散。自此眾頭領和人馬，暫行安頓在狼嗥山不提。

且說戴宗和阮氏三雄，奉命護送索超、施恩、薛永回山，拜見軍師吳用，告稟兗州之事。吳用怒道：「小張良這廝直恁厲害，俺因盧員外臥病，山寨乏人主持，分身不得；不則定要鬥他一下，畢竟誰強？誰弱？」吳用見索超三人受傷，便請安道全替他們施治，卻都是刀箭所傷，傷勢雖重，不曾損壞筋骨，尚無大礙，只教好生休養。過了幾日，武松回山，探視施恩傷勢好否，又取出宋江親筆書信，呈給吳用。吳用看了，才知道宋江不在兗州廝殺，退到了狼嗥山安頓。宋江書中，教吳用添撥勇將，增調兵馬前去，再打兗州，定要將兗州攻破，把小張良碎屍萬段才休。吳用道：「俺梁山泊今有如許軍馬，便折卻三五千人，算得什麼！」武松道：「小張良這廝算計真狠，那日夜裡，公明哥哥受驚不小，若沒護從之人，准吃他們拿去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不是無謀之人，如何受了算計。他書中不曾細說。」武松道：「那日晚上，是施恩、薛永營寨首先事發，有百餘人撲入寨來，給巡哨的撞見。一聲叫喊，施恩、薛永便行殺出，不想中了調虎離山之計，被他們在背後放火，黑夜中軍心混亂，吃了這個大敗仗。」吳用道：「恁地，這廝倒真有點小智慧，聞達又勇，留此二人，實屬是俺梁山泊的大礙。」便寫下一通回書，教飛毛腿劉通火速投送，一面令柴進、李應準備錢糧，待來日點撥兵將，去兗州再決雌雄。武松因施恩不曾痊癒，留寨伴護；索超卻有楊志，薛永有穆弘、穆春伴護，都不寂寞。再說那日吳用升坐忠義堂，首點霹靂火秦明、黃信、楊林、杜遷、宋萬五員頭領，引馬步軍兵三千，為第一起，隨軍走報機密頭領一員，鼓上蚤時遷。第二點金槍手徐寧，將引馬步軍兵三千，解珍、解寶、歐鵬、鄧飛四員頭領。第三撥又是馬步軍兵三千，令雙鞭呼延灼引領，韓滔、彭玘、石勇、鮑旭四員頭領為副，白日鼠白勝隨軍走報機密。吳用令畢，一十七員頭領，共引九千人馬，雄風烈烈，殺氣騰騰，先後下山，登程向狼嗥山進發，按下慢表。

卻說玉麒麟盧俊義，當宋江分兵點將，下山去打兗州時分，早已臥病在床，病勢十分厲害，三番兩次要死，幸得神醫安道全悉心施治，燕青不離左右，晝夜服侍，好容易把病魔打退。可是病了數日光景，幾經反復，元氣削伐太過，如今又岌岌要虛脫了。那一日，安道全診了脈息，又不由著急起來，便來告訴吳用，只說：「盧員外外邪退舍，內部空虛，再延下去，只怕虛脫難支，如何是好？」吳用道：「仰仗神術，要相救盧員外則個！」安道全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只有一件，如今盧員外所服藥方，內中缺少一味良藥。生藥舖子裡雖有買處，卻都氣味平常，沒得好的，以此憂心。」吳用問道：「什麼藥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此藥名喚黃精，功能補中益氣，壯健元陽，產孟州雲峰谷的最上等，只是路遠迢迢，一時又不易採辦到，如之奈何！」吳用道：「要救盧員外性命，只索差人走走。」念頭一轉，便請武松、施恩到來，說道：「盧員外一病至今，勢將虛脫，安太醫要用黃精一味，挽救沉痾。此藥孟州雲峰谷最道地，小生欲使二位一走，採取良藥，不知願去否？」武松、施恩說道：「俺們一百八十人，誓共生死，情逾手足，哪有不去之理，只是此去路程很遠，往反需時，盧員外病重如此，不知可能等待？」安道全道：「俺診員外脈息，尚可支持十天半月，如能速去速來，或者有救。」吳用算一遍路程，又沉吟半晌，忽地省悟道：「山寨放著異人，如何倒忘了，不去求他幫助。」安道全道：「莫非是戴院長？」吳用含笑點頭。武松道：「軍師又來了，他會作神行法，走的騰雲駕霧一般，俺們只生兩腿，如何跟得上。」吳用道：「武都頭，你只知其一，他把甲馬縛在別人腿上，也能將人帶走，走得和他一般快。當初李逵去請公孫先生，就是用的此法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卻好，算得盧員外五行有救！」吳用便把戴宗請到，說個因由，戴宗自然答應。看天色時，還不到午牌時分。安道全說：「事不宜遲，不如當日便走。」大家說好，三人便去打點。武松本是行者模樣，掛上數珠，攜了雙戒刀，無須打扮。戴宗卻是道家裝束，背負寶劍一口，手執拂子。施恩此時早已痊癒，卻改扮做道伴模樣，挎口腰刀，提條撲刀，各人隨身藏著金銀，打點停當，別了軍師吳用便走。三人到了山下，戴宗取出甲馬，各自縛上，唵唵有詞，喝聲：「走！」只見六條腿兒如飛，上道而去。路上，武松、施恩遵戴宗吩咐，每日只吃素酒素食，葷腥一概不得入口，武松覺道苦事。

那日趕到孟州地界，施恩叫聲：「到了」，戴宗便卸下甲馬，收了神行法，探明途徑，三人徑取道向雲峰谷走。迤邐行來，只見對面一座高山，東北上一個村子，坐落山坡之下，約莫數十人家，雞犬之聲隱隱相聞，天然景致。施恩道：「山嶺重疊，除了土人才不走錯，何不再問個詳細。省得冤了兩腿。」三人便走入村子，只見屋邊大樹下立著一個老人，仰面看天，口中卻自語道：「轉得西北風緊，不是又要下雪了。」武松等他低下頭來，便上前唱個喏，說道：「老公公，不敢借問一訊，這裡走雲峰谷，不知哪一處去最近？」那老人把武松一看，連忙還禮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裡叫做雲峰山，雲峰谷卻在山中，那裡還有一所廟宇，名喚純陽宮，此地走去，還須十里路程。」武松道謝了，卻待轉身要走，那老人忽地問道：「師父，上雲峰谷有何公幹？近來那所在不很好去。」武松聽說話突兀，便道：「俺們要去採取藥物，谷中敢有虎豹傷人？」老人搖頭說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若說採藥，再也休提。」戴宗、施恩聽說，連忙近前問道：「公公，此話怎講？」老人道：「若不嫌老漢多嘴，便來告個備細。」三人聽說話有因，一齊說道：「公公且說。」那老人一蹲身，坐在樹根上面。三人也就樹底下坐了，施恩倚了撲刀。只聽得老人說道：「這裡雲峰谷，谷中出產藥料不少，黃精一種，天下聞名。俺們這個村子上，有好多家都靠採藥過活，一向相安無事。可恨的，冤家來了。一向無事，不想去年忽來一位先生，自稱無私道人，帶領兩個徒弟，趕到谷中，不問情由，把純陽宮裡的常持道士殺了，降伏其餘的幾個道士，霸佔了廟宇去。這先生好厲害，兩個徒弟也兀自了得，兇惡得都如強盜一般。自佔了這廟宇，把這雲峰谷也連帶據住，不許任人到谷中採藥，你如要採取的話，非得把他銀子不可。許多採藥的因絕了生計，大家心中不忿，結了大群，一齊趕去和他廝拚，怎奈這廝兇惡異常，兩個徒弟又了得，鬥了數次，都吃打敗回來，奈何他不得，這所在只索讓他獨佔。聽說這廝近來更凶，暗中兼幹那違條犯法之事，如有孤單客人經過那裡，都管是丟了性命。」說罷，便起來指點路徑，三人也自起身。只聽得他又說道：「那裡不是好去處，你們雖是出家人，也須小心！」武松謝過那老人，戴宗手弄拂子，施恩提了撲刀，三人轉身便走。

路上，武松對戴宗、施恩說道：「見今隆冬天氣，想那藥物早給採取收藏，俺們此去，好生把銀子向他買取。任他如何兇惡，見了銀子，不到得將人冷落。」施恩道：「銀子是好東西，誰人不愛，可是此去莫把行藏道破。」三人一路說著，越過一條山嶺，早到谷口，暫將過去時，果見松林裡一座廟宇，一段黃牆頭在林隙中露出，約莫也有七八間屋宇，一條大路直通到山門面前。當下武松在前，戴宗、施恩後隨，走近山門，只見正面一個匾額，寫著「純陽宮」三個大字。一個火工道人，彎腰一步一走，在松林邊拾取枯薪。兩個年紀相似的道童，各仗一條桿棒，在山門下對舞耍耍。武松不理，三人徑入山門，到第一進屋中，不見半個人影，便向內徑走。到第二進一所殿上，只見殿宇寬敞，香爐內裊著殘煙，琉璃燈光底下，居中一個神龕，黃幔低垂，也不知是何神像。武松三人走到殿上，只喚聲：「有人麼？」殿左角門「呀」的一響，出來一個香火道人，把武松瞅著問道：「這是道院，你來做什麼？」武松瞋目叫道：「做出什麼是什麼！」戴宗連忙搶步上前，打個稽首道：「師兄，俺們特來拜見無私道人，有一點財物奉獻。」這香火道人便是道人的大徒弟，把戴宗打量一過，答個禮，便叫：「請坐！拜茶！」三人就在殿上坐了。香火道人去角門中一走，端出一個茶盤，將兩碗茶敬了戴宗、施恩，留一碗卻教武松自取。武松忍氣取了，不喝一口，就行放下，直著眼看那香火道人。香火道人也不理，側轉頭去，卻向戴宗問道：「不知二位哪道而來？何事要尋俺師父？」戴宗道：「俺們從泰安府來此，有事

求拜令師，奉獻一點薄禮，伏望請來廝見！」那香火道人叫聲：「少待」，轉身便走。不一回，回到殿上，便引三人進入一間屋子，只見一個道人坐在那裡，頭戴一頂黃緞扁折巾，玄綢抹額，身穿一領水月道袍，腰繫絲絛，足登一雙薄底登雲履，紫黑面皮，三叉臉，狼眼，倒垂眉，鷹爪鼻，海口，年紀將近四十，八尺以上身材。三人進來，道人只略略起身，兩目斜溜著打轉。戴宗、施恩上前見過，武松也只好上來，道人似理不理，只對他斜睨了一眼。武松好氣，恨不一拳打倒他。三人坐定，戴宗便告說來意，向道人來取黃精，只說有個道友患病，須服黃精，不憚道遠趕來，銀子多少，只須師兄吩咐，自當如數拜納。無私道人道：「俺這裡黃精最有名，便是趙官家要吃時，也須採辦到此。」戴宗道：「伏望師兄見賜則個，銀子多少，如數拜納。」無私道人大笑道：「你休如此說，這東西俺也收藏得多，你要，便給你拿去，彼此都是教主弟子，何爭在銀子上面。」戴宗大喜。武松心上：「拿了就走怎不好。」無私道人又把武松瞅了幾眼，卻問戴宗道：「他來則甚？」戴宗道：「這是俺的道友，路途寂寞，卻與做伴同行。」說著，猛然會意，忙又說道：「他和病人好生有點干係，故此同來。」無私道人冷笑道：「不曾見這樣道友！他又是佛門中人，乾鳥！」戴宗道：「三教一家，何分僧道。」無私道人不語，等了半晌，道人只不把黃精取出，卻教擺酒，問戴宗吃葷麼？戴宗道：「俺們都是吃素。」無私道人笑道：「吃素，是那班禿廝不成材的勾當，你也學他。」戴宗忙說：「不必張羅，只待師兄取出藥來，俺們便走。」無私道人只教：「且住。」吩咐徒弟快備素酒，一面和戴宗、施恩周旋，卻不與武松講一句話，十分冷淡。武松忍著氣。不一時，兩個道童上來，設了杯箸，擺下素酒，無私道人讓戴宗、施恩坐了，才把武松睨著，叫一聲：「吃陀頭酒。」武松因心念藥物，忍著氣不發作，坐在一傍。無私道人勸了幾巡酒，忽地放下酒杯，對戴宗說道：「師兄，你遠道到此，誠心求藥，俺自把上好黃精相送，不取分文。只俺也有一事相干，你們也該答應。」戴宗道：「何事？師兄請說！」無私道人指定武松胸前，說道：「這頭陀的一串數珠，兀自可愛，可把來贈俺玩耍。」戴宗皺著眉頭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武松道：「這一百單八顆數珠，是把人頂骨做成的，十分難得，如何輕易與人。」無私道人道：「因為難覓，俺才要他，你如把來相送。俺自給你銀子快活！」武松道：「俺眼裡不曾見過銀子！」無私道人瞋目叫道：「你這廝，你敢回俺的話？」武松怒道：「敢便怎樣？」戴宗、施恩因藥物不曾到手，生怕決撒，慌忙勸道：「師兄息怒！你要數珠也容易，只請你將出藥物，待俺們拿去救了病人，那時再來商量。」無私道人喝聲：「屁話，你們只好去騙孩子！」一推桌子起身，大踏步向外就走，道童也跟了出去，把三人拋在那裡。戴宗便一丟拂子，叫：「快須提防，這廝不懷好意，准來算計人家了！」武松道：「休懼怯，至多是個廝殺。」施恩道：「怕怎的！蜈蚣道人好厲害，只給哥哥一刀了帳。」三人起身，各按兵器在手，只見那道人早趕將來，拽紮起道袍，手仗樸刀，殺氣滿面。三人一看，連忙迎至門口，道人卻不動手，對戴宗說道：「俺看在你的分上，今有幾句說話在此，如若依得，金眼相看；若有半個不字，也教你們認識俺的厲害！」